

丁西林劇作全集

丁西林剧作全集

①下

中国戏剧出版社

责任编辑：季定洲

丁西林剧作全集（下）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字数349,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5^{3/4} 插图2

1985年7月北京第1版 198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平）1—3,000册（精）1—1,110册

书号8069·583 定价（平）3.00元（精）4.15元

下 卷 说 明

本卷是歌舞剧、舞剧、译剧合集，共编入两个歌舞剧，两个舞剧，五个翻译剧，分别按创作、翻译年代编排。

古典歌舞剧《雷峰塔》作于一九五一年，一九五六年修改，未曾出版。

五幕十四场古典歌舞剧《胡凤莲与田玉川》作于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两次修订，未曾出版。

舞剧《牛郎织女》原载一九五九年四月《舞蹈》杂志。

舞剧、电影提纲《老鼠过街》作于一九六〇年六月，一九六八年八月修订，未曾出版。

《买圣诞礼物》（〔奥〕施尼茨勒著），原载于一九二四年三月《太平洋》第四卷第五号。

三幕剧《罗森堡夫妇》（〔英〕伊立克·派司、威廉·白兰德著），一九五五年九月作家出版社出版。

独幕话剧《十二镑钱的神情》（〔英〕杰·马·巴蕾著），载《剧本》月刊一九六二年八月号。

独幕话剧《上了锁的箱子》（〔英〕约翰·梅斯菲尔德著），载《剧本》月刊一九六三年五月号，收入本集的是修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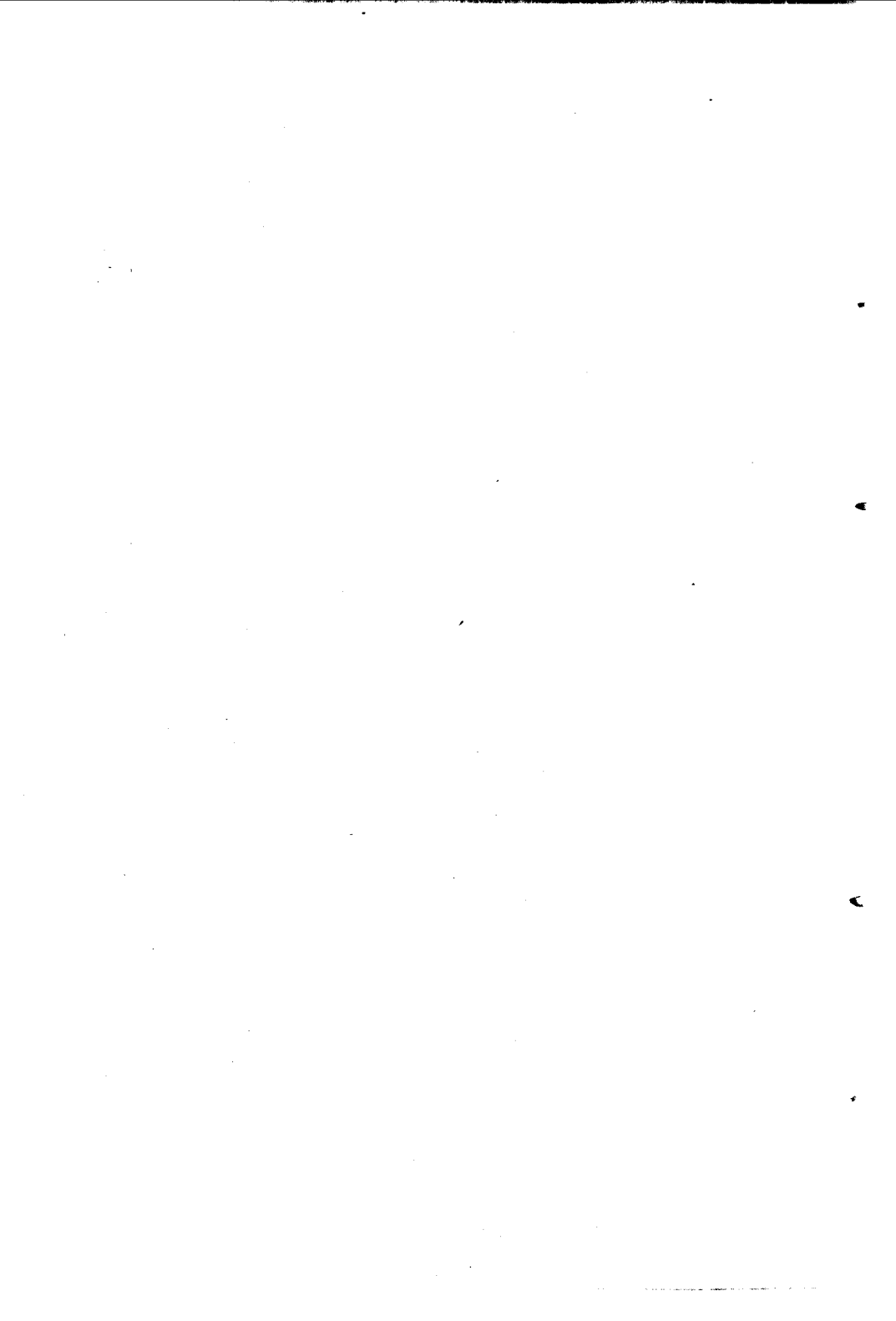
独幕话剧《一代天骄——拿破仑》（〔英〕萧伯纳著），译于一九六四年，修订于一九七一年，未曾出版。

17C 88 / 23
目 录

雷峰塔.....	1
胡风莲与田玉川.....	93
牛郎织女.....	161
老鼠过街.....	181
买圣诞礼物.....	201
罗森堡夫妇.....	215
十二镑钱的神情.....	311
上了锁的箱子.....	355
一代天骄——拿破仑	407

雷 峰 塔

(古 典 歌 舞 剧)



前 言

一九五一年正是提倡“戏改”的时期。那时中央文化部为了重视这项工作，曾经设立了一个戏改局。古典歌舞剧《雷峰塔》的初稿就是在这一年写成的。在剧本的前面，我附了一句话，当作前言，说明我写这个剧本的目的。现在我把这句话抄写于后：

“这个剧本的目的是想在改革中国旧剧方面做一个试验，用，旧剧的风格（服装，台步，说白的语调，传统的象征等），

话剧的手法（用开幕闭幕的方法分场，尽量地利用对话发展剧情，加强组织结构，配合简单布景），

自由的乐曲（中国乐器，中国音乐，利用各种旧调，创造个别新调），

听得懂的歌词（白话夹通俗文言），

创造一种新型的、进步的、但仍是民族形式的歌舞剧。”

显然，上面这个原始的前言所说的只是有关戏改的剧本舞台形式方面，而没有接触到所写剧本的内容：主题思想是什么？为什么选择雷峰塔神话故事？现在我想在这方面作一些补充说明。

自古以来，世界上就存在着各种民族，有大有小，各有自己的文化，对于人类的经济文化发展，以往都曾经有过大小小、多多少少的各种贡献，今后也会继续作出贡献。这本是彰明较著的事实，但是，近两百年以来，西方的帝国主义者和殖

民主主义者利用他们一时的比较发达的经济势力和武装力量，就暴虐残酷地侵略、剥削、奴役有色人种，并且想尽各种恶毒方法来维持、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之一，是由他们的御用“学者”捏造出一种荒谬的人种优越论，说什么白色人种是一种优越的人种，有色人种是一种低级的人种，似乎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是这样安排的：他用了上等材料创造了白色人种，用了次等材料创造了有色人种，因此世界上一切有色人种应该永远地由白色人种来统治。剧本《雷峰塔》是针对这种荒谬无耻的“学说”作一个戏剧形象的驳斥。剧本中的主角不但不属于上帝创造的人种，而竟是一条蛇，自己修炼成人；它既变成人，就有做人的平等权利，何况她还是“一个有用的妇人”。

雷峰塔神话故事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国广大群众所喜爱的传统神话故事之一。但故事的内容是有演变的。故事中的白蛇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现在群众所喜爱的那个“白娘娘”，而是一个害人吃人的妖精。后来，在明清两代的《雷峰塔传奇》和《义妖传》弹词中，才把她写成是为了了结夙缘，或是为了报答，才使用法术和许宣配成夫妇。近代的戏曲《白蛇传》，把《雷峰塔传奇》和《义妖传》中那些不必要的、不合理的、迷信的，甚至恶劣的情节删的删，改的改，而编成了各种优美的戏剧。剧本《雷峰塔》，根据上述的主题思想，又在《白蛇传》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总的说来，《白蛇传》主要的是写男女关系，即一个女人对丈夫如何恋爱、如何忠贞；《雷峰塔》主要的是写社会关系，即一个人如何热爱人类而愿意终身为他们服务。分开来说，剧本《雷峰塔》对剧中的四个主要人物（白素、许宣、法海、青儿）相应地作了如下的处理：

白素：一个思想崇高的女子，原是一条白蛇，“千年修炼成人形，为了爱人学作人，但愿长在人间住，不愿背人学神仙”。于是，“弃师傅，入红尘，西湖边，遇许宣，情投意合成婚姻”。五年之后，“镇江居民遭不幸，瘟疫广流行”，她“立志愿，救世人，毁家纾难，夫妇移居镇江城，施药传方无暇日，千百万人庆更生”。她和许宣的关系是：“夫妇恩爱世少有，融融泄泄度光阴”。当她“端阳节日遭毒手，饮了雄黄酒，醉梦中，显原形”……“丈夫一见”……“神魂离体”，她“风驰电掣，日夜兼程，千辛万苦来昆仑，盗取灵芝仙草，追回失散游魂，只为救夫情切，那怕投天罗地网，骨碎身粉！”。然而，她的希望不仅是“选一如意郎君，配为夫妇”，更重要的是生儿育女，留在人间。她对初生婴儿的感情是“把儿的手足按摩，口唇亲吻，爱的是儿是我的骨肉，儿是我的亲生”。她希望眼看他“慢慢长成”，看到他“学步学话，可怜可爱”；她要教他“学书学剑，能武能文”。可惜她的这些希望没有能完全实现，因为“儿生三朝，贺客盈门，家中客人，正吃汤饼，法海到来，白氏被擒，施展佛法，升起宝塔，将白氏镇压”。后来当她被救出宝塔时，她的儿子已“长成了堂堂一表”了。然而，当她一见她的儿子“生得如此英俊”时，她惊喜万状，即刻忘记了婴儿。最后，当她和青儿再相见时，青儿对她说：“娘娘，你受苦了，”她的答复是：“青儿，我心中好喜悦也。”她获得了最后胜利。

许宣：一个忠厚老实的至诚君子，“家住钱塘，世代开药铺为生。”初次在西湖游湖与白素相遇，他对这位长得美丽的娘子的印象是：“举止大方，性情温和，令人可敬，令人可爱。”他请求使他们能同乘一船避雨的老年船夫替他作媒，并

许下“事成之后，定要请公公开怀畅饮，一年四季，再奉献上等美酒，山珍海味，终身不忘”。经过金山寺水斗，在断桥再相会时，他在白素心上留下的印象是：“五年前，我两人也正是在此湖边相遇，茅亭中，避风雨，被轻薄弟子，欺侮调戏，承官人仗义，雇船借伞，体贴爱惜”。但是，他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在断桥相会时，他自供：“恩爱夫妇被分离，幸喜今日重相会，娘子言，太伤悲，句句疼痛字字泪，一切的事，都只为，我优柔寡断，昏庸愚昧，全不想，平日里，我夫妇何等恩爱，却听信，出家人，挑拨是非。因此上，害娘子，跋涉奔波受冤屈，到如今，怀孕分娩无家归”。然而经过在断桥被妻子援救和谴责后，他彻底的觉悟了：“娘子待我情深，人非草木，岂能无动于衷，为夫一时昏聩，使娘子遭受冤屈，如今么，唉，汗颜无地！但愿娘子顾念前情，恕我罪过，为夫愿对天盟誓，从今以后，决不辜负”。最后，法海强迫他作帮凶，他勇敢、坚决地答复：“慢说兽具人形心叵测，我且问，人面兽心你恨不恨？宁在禅师杖下死，不能再作负义人！”于是法海用金钵罩盖妻子，他就奋不顾生，抢夺金钵，果然死于法海禅杖之下。

法海：一个相信种性不变的信徒，相信“兽有兽性，人有人性，兽具人形，居心叵测”。他对白素的态度是：“收服妖孽，讲什么毒手不毒手”，“老僧防患于未然，除恶务尽，必须将她永远幽禁”。然而这只是他的借口，他仇视白素，有更现实的一面，正如白素在盗仙草时向南极仙翁的徒弟鹿童、鹤童所作的控诉：“金山寺，有一个法海禅师，不能消灾降福，起死回生，和尚念经拜忏，百姓充耳不闻，冷落了大雄宝殿，羞辱了泥塑观音，老羞成怒，诬我为妖人，咆哮公堂，逼官府

将我拿问，官怕民变，不敢奉承，阴谋诡计，设下了害我的陷阱”。他借丹徒县官之手，用雄黄酒使白素显出原形，然后将许宣幽禁寺院，诱骗白素亲来寺院索夫，企图用青龙禅杖，风火蒲团武器擒拿白素；此计未成，又计划乘白素分娩之危，借许宣之手，强迫他用金钵收服结发之妻。许宣扭作帮凶，他就索自动手，为了收服妖孽，顾不得亵渎他袈裟“清洁”，凶恶地从许宣手中，夺取金钵，罩盖一个无力抵抗也来不及抵抗的产妇，将她收服，镇压于雷峰塔下。

青儿：一个义侠的女子，意志坚强，憎爱分明。白素与许宣的结合是由她体贴娘娘的志愿，一力促成，因此对许宣的忘恩负义，格外伤心，对法海的欺侮迫害，也格外痛恨。法海用雄黄酒毒醉了娘娘，吓坏了许宣，她发誓：“法海法海，你这阴险恶毒罪该万死的秃驴，终有一日，教你死在我的宝剑之下！”她和娘娘一同来到金山寺寻找官人，看见庙门紧闭，四个粗大和尚，手执长枪，排列在门楼之上，她就对娘娘说：“娘娘，我看这一班害人的东西，留在世上无用，把他们一齐杀了吧！”她跟随娘娘逃回西湖，娘娘感慨地说：“青儿，不想法海秃驴，偏生与我作对，官人听信谗言，忍心将我抛弃”，她安慰娘娘说：“娘娘请放宽心，法海秃驴，丧天害理，官人忘恩负义，他两人狼狈为奸，罪该万死，待娘娘分娩后，再去问罪报仇便了”。娘娘说：“金山寺前小不忍，发水漫山，大错铸成，未能战胜法海，未能救出官人，徒然淹没了田中五谷，伤害了地上生灵”。又说：“错上不能再加错，一误不能有再误，那法海，他终有毁灭日，那官人，他岂能忘当初？”她说“你待官人如此恩爱，官人待你如此负心，象这样负义的男子，我……哼！——以德报德，以怨报怨，负我之人，决不宽

恕！”接着，许宣来到断桥，她一见之下，即拔出宝剑向他砍去，赖娘娘阻止，许宣方才得救。许宣悔过之后，问娘娘“作何打算？”娘娘回答：“雷峰塔院有一老妇，平日受我恩惠，想去依靠”。许宣说：“雷峰塔院荒凉破旧，怎可安身？还是寄居姐姐家中的好”。青儿的答复是：“塔院破旧，可以修补。渡船已经雇来，现在湖边等候”。娘娘看到这种情况，于是对许宣说：“我怀孕在身，不久就要分娩，待分娩之后，再作道理。只是官人么——恐塔院简陋，不堪居住”。一句话，青儿没有——至少暂时没有——妥协，是娘娘顾全大局，向青儿妥协，再作道理。法海逼着许宣来到塔院收服娘娘时，青儿没有在场，她是去到村前沽酒，款待贺客。娘娘被镇压之后，她“藏在深山廿五载，冤仇义愤填胸怀，练成剑工破金钵，为民除害金山来”。她杀死了法海，向空中遥祝：“娘娘，青儿今日已将法海正法，报了冤仇，破了金钵，即将前来，救你出塔！”最后，“钵破门开”，娘娘被她儿子部下的两个军曹从塔门救出，他的儿子许英，正酣睡在宝塔之旁，娘娘知道他是行军路过，“分明是手执干戈，身披铠甲，正专心壹志，为国效力，我若与他相见，岂不平白教他添一牵挂”，遂决心“还是不见他的为是”。她留下一封书信，不见而别。青儿赶来，她神秘地领她看了看她得意的儿子，一同离开了塔院。青儿问：“娘娘，那少年将军他是何人？”娘娘回答：“青儿，你来得正好，我们必须即刻离开此间，——你问那少年将军么？一路之上，我告诉你”。我们可以想象，一路之上，她两人边谈边走，有泪有笑，何等愉快！

这就是剧本《雷峰塔》的主题思想和选择雷峰塔神话故事的理由。

第一部分

第一场… …但愿长在人间住，不愿背人学神仙。……

第二场… …怎不令人心往神驰。……

第三场… …娘娘该时常出门玩耍玩耍啊。……

第四场… …有情人自成眷属，何曾要，月老脚
上来把红线牵。……

第五场… …怎么，你两位不是一家人么？……

第六场… …这话你说过了。……

第二部分……五年之后

第七场… …你真是一个聪明可爱的好人。……

第八场… …带着脑袋，回见太爷。……

第九场… …一定又是一个害人的好主意。……

第十场… …这这这酒中有毒！……

第十一场… …今日听了一番话，教我也想去做人。……

第十二场… …让你丈夫再看看你那丑样。……

第十三场… …又谁知，患难中，还要两地分离。……

第十四场… …师傅把她饶恕了吧！……

第三部分……二十五年之后

第十五场… …母亲，孩儿许英来了。……

第十六场… …钵破门开，雷峰塔坏！……

第 一 场

——但愿长在人间住，不愿背人学神仙。——

时 间 历史上某一时代，某年某月某日的一个清晨。

地 点 某一修道名山，山上某一名洞，洞中一个庄严的法坛。

布 景 台的后面挂一帷幔，上面是一幅图案画，主要部分是一个红色太阳和一条彩色霓虹。帷幔前是一个讲道的法坛，一两尺高，八九尺见方。坛上前面放一案桌，系桌围。桌上放着几件道家法宝。案桌后，一把太师椅。坛下前面有八张方凳，分列两旁，凳上有布套红垫。两张小长方桌，盖桌单，分放在方凳后。

幕启，先奏吹打细乐，一会，四个道童，两男两女，先后成对从台右的走廊上场（左右以台为主，下仿此），手中分别捧下列道具：一个大葫芦，一个大杵钵，一架大天平，一只大水瓶。上场后，他们先走到台前，作一停顿，然后走到长方桌，放下手中道具，从台左走廊下场。经过一阵击鼓鸣钟的号召后，八个神仙（曹国舅、汉钟离、韩湘子、吕洞宾、蓝采和、何仙姑、张果老、李铁拐）从台的两廊上场，走到台前，彼此招呼，其中一两位说了一声“诸位师兄请了”，其余的回了一声“请了”。

李铁拐 （他是八仙中一个精灵鬼）诸位师兄，此次奉了师傅之命，一同前来，不知为了何事。此刻为时尚早，这老儿也许还在睡觉，难得今日天气晴和，你我何不先在此坛前游戏一番？

曹国舅 （他是一个贵族出身）（点首赞许，向其他同伴）这拐子说话，颇有见地。我想就让他作一领导，不知诸位师兄意下如何？

其他同伴 就请李兄领导，我等追随。

李铁拐 如此老李有僭了。（领导同伴歌舞，唱）

离家庭，弄人世，山中炼丹。

一无牵，二无挂，好不清闲。

不劳心，不劳力，好吃懒做。

赴仙筵，醉美酒，快活神仙！

〔李铁拐唱毕。众仙又合唱一遍。师傅慈惠道人，道冠道袍，手执拂尘，从台左走廊上场。〕

全体仙人 参见师傅！

慈惠道人 罢了。有劳诸位贤弟久候。

李铁拐 师傅，难得今日天气晴和，弟子等到此之后，见为时尚早，已大胆先在此坛前玩耍了一番，只怕惊扰了师傅的清梦了。

慈惠道人 为师每日黎明即起，那有如此疏懒，贤弟休要戏言。

汉钟离 （他是八仙中一个老祖）师傅将弟子等呼唤前来，不知为了何事？

慈惠道人 贤弟休要性急，随我进坛便知。（将徒弟引入法坛）两旁入坐。（登坛，坐到太师椅上）

徒 弟 谢坐。（分别坐在方凳上）

慈惠道人 今日请诸位贤弟来此，不为别事，只因洞中门徒日众，功课日繁，为师一人综理内外。恐有失察之处，意欲在我门徒之中，选一高才，为我分掌责职，平日率领群徒，学习技艺，久后倘领导有方，学业有成，即可传我衣钵。此事重大，故请诸位贤弟前来，一同计议。诸位贤弟可各抒所见，供我采纳。

张果老 （他有一些耳聋）（没有听清楚师傅的话，向坐在身旁的吕洞宾耳语）师傅说些什么？

吕洞宾 （他是一个促狭鬼）（先简单的重述了师傅的话，末尾说）师傅要你当他的徒弟。

慈惠道人 （向张果老）张贤弟，适才为师所言，你可曾听得明白？

张果老 （受了吕洞宾的要骗）弟子已听明白。弟子承师看重，理应效劳，怎奈年迈耳聋，不堪当此重任。

慈惠道人 （先是觉得可笑，接着目责吕洞宾）吕贤弟有何高见？

吕洞宾 师傅天生慧眼，明察秋毫，门徒贤愚，均在师傅明鉴之中。师傅属意何人，定能胜任，弟子不才，怎敢放肆多言。

慈惠道人 （向李铁拐）李贤弟有何主见？

李铁拐 弟子不才，久愿为师分劳，怎奈众位师兄，一向看我不起，因此不敢自荐。

慈惠道人 （向曹国舅）曹贤弟有何主见？

曹国舅 听师之言，莫非欲弟子等共推一人，担当此任？

慈惠道人 若能如此，岂不甚好？